

岁月悠悠

## 我的工友

■何云龙文

曾任教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先生英年早逝,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。每当从报刊上看到写他的纪念文章,总是引我浮想联翩。但在写到俞吾金的生平中,似乎没有文章提到,他曾在电力安装单位做过十年工人的经历。正巧,这十年我与他朝夕相处,可算是机缘巧合。我细细回忆着,可让读者了解这位哲学教授多彩人生的一个侧影。

在十年动乱的“文革”中,我们上电一处(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前身)奉命开赴四川渡口市(今为攀枝花市),参加渡口电厂的大会战。一天,工地来了一批小青年,听说他们家中已有哥哥或姐姐上山下

乡,或是家中的独生子女,可留在工作性质不算太好的市属单位。俞吾金也在其中,他是家中独子。俞吾金分配在锅炉工地钢架班,每天必须戴上安全帽,系紧安全带,攀爬到百余米高的钢架作业面上工作,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钢架班与我所在的辅机班在同一个工地,类似一个车间的两个班组,施工中常有交集。几乎天天在一起上下班。由于在外地工作,大家住在简陋的宿舍内。从上海来的这批小青年,显然不太适应施工单位流动性强的野外作业。在生活上,虽然都属那个物质匮乏年代,比起上海,那里的饮食更为简单,除白菜、茄子,少有荤腥。大家每次探亲回家,多从家里带些罐头和糕点。小青年带得更多些。却从不见俞吾金带这些食品。他的箱子里,总是装着一摞书。那时谁还读书看书啊。别人也不会去关心他带的什么书。因为我喜欢写点诗文,所以就留有这个印象。可惜,那些文史类的书,现在全

忘了书名。

钢架班的工作,就是把一件件庞大的设备或部件,一一吊装到钢架上固定。这与造房子的道理相同。工作中,俞吾金话不多,遇到不懂处,他勤快询问老师傅。我大他十岁,他总是叫我“何师傅”。一次,我要回上海探亲,问他需要带些什么吃的,他笑笑说,不用麻烦了,这里我过得惯。

在工地干活,二、三个人组成一档。总有一只工具袋,“潜规则”是应让学徒工背。这批上海学生来得多,谁也不愿主动接这个苦差。但俞吾金每次抢着为师傅背工具袋,袋里大小榔头、扳手、凿子等,加在一起挺重的,俞吾金不怕重。

渡口电厂工程结束后,我们打道回府,转战上海高桥发电厂。由于俞吾金表现突出,被当选为工地团支部书记。高桥那时没通公交月票,大伙儿还是住集体宿舍。晚上,工友们三五一群,喝酒或打扑克,自得其乐。俞

吾金就挨个去小青年宿舍,找他们聊天。规定团支书每周可有一天脱产做团的工作。可他从不脱产,白天与师傅们爬高落低干活,晚上才是他做团工作的最佳时间。他与青年们很融洽。书看得多,他知道的事就多。平时,他总带个小本,上面记着不少生僻字,如“踟蹰”“静谧”等,还有不少名人语录。那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,俞吾金就跟青年们讲了许多关于联合国的事。青年们听得津津有味。

有一年夏天,我们在闵行电厂施工,团委、工会组织畅游黄浦江。没想到俞吾金平时文质彬彬,却是一把游泳好手。一个猛子扎下去,三下二下就游到对岸奉贤的摆渡口附近了,还游了几个来回。不停地对我说:“行吗?不行就上船。”见我坚持游着,他说:“不要急,挺受欢迎。”上岸休息时,他把毛巾递给我擦身,自己用手在身上快速捋了几下。

在参加我国第一台三十万千瓦发

电机组望亭工程时,指挥部办了一份《安装战报》,物色编辑人员,俞吾金是二不人选。他一人挑起这份简报的采编重任,白天穿着工作服深入工地采访,晚上写稿编辑,第二天就印了出来。有位领导笑着说:“小俞办报像疯了,我这期没看完,新的又来了。”

那年,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一说,我们单位也有一个浙江大学物理专业名额,领导经郑重研究,决定让俞吾金去。可他坚辞不去。大家可惜他,放弃跳龙门的机会。他平静地说:“这个专业我不喜欢。”可见他是有主见的人。很快“文革”结束,恢复高考。俞吾金第一志愿是复旦哲学系,果然金榜题名,我真为他高兴。

后来,他学业有成,留校任教,后任哲学系主任、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。我有次去看他,热情留饭,还一个劲地称我“何师傅”。有次原单位想请他回来作报告,如同游子回娘家,他十分高兴。记忆中,他还是那样浅浅地笑着。

杨浦记忆

## 五姐妹的家政之路

■林居文

在杨浦区的某一地段,居住着长年从事家政服务的五姐妹,严格来说,是曹家四姐妹和小弟的媳妇小胡。住的时间长了,家政也做得不错,挺受欢迎,慢慢地就成了在邻近地区小有名气的“家政五姐妹”。有些居民想雇保姆,有时也会到她们那里问问有没有靠得住的人。

五姐妹都来自安徽农村,已经结婚成家,大约二十年前随丈夫先后来到上海,从事家政服务,并聚居在一起,她们虽然是安徽人,但通过多年的工作慢慢熟悉了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爱好,也渐渐融入了上海人的圈子。

姐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对工作很认真,凡是雇主交给的工作总要不折不扣地完成。时间长了,她们与雇主间形成了互相信任的关系。许多雇主都把自家的钥匙交给她们保管,光是老大身上就管着五六家的钥匙,还有一对老夫妻出国探亲,也把空关的房屋交给她保管和打扫。

五姐妹的另一个特点是互相团结。她们虽然都各自成家,并有了自己的子女,但仍然聚居在一起,互相关照,互相帮助。刚来上海时收入都很低,五家就挤住在一处,早上起来上厕所都要排队。虽然居住条件很差,生活过得很艰难,但大家都能相互体谅,没有人斤斤计较。十多年没有红过一次脸,吵过一次嘴。如果哪家有了事,不论是经济困难,还是有人生病,其他人都会提供帮助。

后来条件改善了,五家人家分别买了或租了自己的房子。但大家仍不离开杨浦区,不约而同地把房屋选在各家之间相距不超过数百米、可以“守望相助”的空间内。家政人员没有双休日,所以节假日就成了她们唯一能全体相聚的日子。今年春节,她们就把老父亲从农村接出来到上海过年,由各家轮流负责做饭招待过年。虽然有时一家屋内二十多个大人小孩挤成一团,很不方便,但大家也其乐融融。无怪有位邻居很羡慕地说,你们已经是五家人,但生活过得像一家人一样,真不容易啊!

五姐妹中,最年轻的是小胡,她对新事物接受也较快。

一年多前她进上海开放大学家政服务与管理大专班学习,由于勤奋

好学,又肯钻研,很快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在一次家政技能大赛中,她一举获得了特等奖,上海开放大学的领导也给予她鼓励和称赞。在此次成功的鼓舞下,她与家人一起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,开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,为杨浦区居民服务。开业那天五姐妹都像过节一样,欢天喜地送来花篮祝贺。开业以来,成绩不错,虽然还只有几个月,但已承揽了不少业务。

更令姐妹们高兴的是,不久前听人说,习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说“家政是个朝阳产业”。最初大家还有点不大相信,认为总书记每天要管那么多国家大事,怎么会有空来提家政这种小事呢。但后来证明总书记真是这么说的,这可使姐妹们感觉非常高兴,好像生活也更有盼头了。拿姐妹们自己的经历来看,大约二十年前她们开始做家政时,当时的雇主一般都是四五十岁,现在这些人都六七十岁了,很多人家里还有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需要照顾,有的家中还有幼儿的婴儿和儿童。家庭主角在挑起重担的同时,还要为双方父母和孩子养老扶幼承担责任,实在很不容易,这种情况下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自然高速增长。庞大的需求市场,正是家政业成为朝阳产业的重要依托。

姐妹们虽仍像往常一样,忙忙碌碌地干活,但却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做法。

姐妹们参加了由政府补贴,教育机构主办的家政培训课程。已经几十年没有进过课堂的她们开始重新当起了学生,学习烹饪、老年照顾和育婴等技能和知识,以前与她们无关的“考证”等名词也挂上嘴边。小胡则继续在上海开放大学的学业,并努力开拓家政公司的服务范围。与以前相比,姐妹们心中对未来升腾起更多美好的憧憬与希望。

五姐妹的家政之路说来也平常,但是否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农村妇女状态改变的某种缩影。改革开放以来,千千万万农村妇女走向城市,其中很多人参加了家政服务的队伍。她们的到来缓解了许多城市居民家庭的后顾之忧,解放了生产力。她们自己也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,成为新时代家政产业的生力军。

我要为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政人员点赞,她们虽然不是英雄,也不能算成功人士,但她们辛勤劳动的汗水,时刻浇灌着我们这个城市的土壤。



黄果树 ■云轩

美食天地

## 端午粽香

■张勤文

端午将至的那段日子,乡人开始忙碌起来,除了起早贪黑照看好田里的庄稼,就是为裹粽子做准备。这种忙,包含了对美好日子的期盼,诚所谓忙并快乐着。

要想吃粽子,就要从芦苇荡里采摘芦苇叶开始。此时正值芒种时节,虽然节气已属夏日,但乡间植物的叶子多半也只是萌发长成不久,透着股新绿的嫩气。凡是沟渠湖滨等有水的地方,总会长出成片的芦苇来。老家黄浦江边名曰庙港的断头浜,那里的水位平稳,有着成片的滩涂,芦苇长得粗壮,苇叶也宽厚实,最适合采来裹粽子了。

母亲、婶妈们戴着头巾或凉帽,腰里束着花袋来到浜边,挑芦苇中上段长得嫩相的苇叶采下,一张张叠得整齐,满一把放入花袋里,直到花袋鼓鼓囊囊了才满载而归。新采来的苇叶先要浸在清水里洗净,然后放入锅里煮开,一则起到清洁消毒作用,二来煮过的苇叶柔软富有韧性,裹起粽子来更得心应手。

裹粽子需要全家配合,乡间人家裹粽子不用棉线,而用稻柴。爷爷总会到柴垛中间挑选出一大束白净的稻柴来,用作刀斩去头尾,一根根梳理后浸水清洗,一把笔直清爽的裹

粽子专用稻柴就准备好了。父亲则往镇里赶,从肉庄上割回一刀肥瘦相间还带着骨头的肋条肉。父亲将这刀肉放在砧墩上切成四四方方的一块块,大小、厚薄均匀,切好的肉放在汤碗里,倒入黄酒和酱油浸没。母亲用大号的淘米饭箩淘着糯米,淘好的糯米要放在脸盆里,倒入酱油并上下兜底地拌匀,确保每一粒糯米都染上酱色。乡间口味,总认为粽子里的糯米呈酱红色,肉馅有皮有精才是上品。

裹粽子几乎是乡间女人们必备的手艺。奶奶用两张苇叶并排着,挽出一个小巧的三角形漏斗来,里面放入一把糯米,接着是一块切好的五花肉,再在上面加一层糯米,拍紧实后,折回苇叶覆盖漏斗口,补接一张苇叶上去,套出尖尖的角来,这是经典的三角粽,小巧迷你。母亲则喜欢将三张苇叶铺展在手掌中,折成漏斗之外还有延伸的粽腰,容量也就更大,再取两张苇叶贴在上面套角束腰,一个粽子要用五张苇叶,这是传统的四角粽,解馋管饱。

裹好的粽子放在竹篮里,还要对粽子上的苇叶、稻柴进行一番修剪,那些粽子简直成了精巧的艺术品了,个个棱角分明,只只玲珑青翠。

乡间人家条件有限,买的肉总是,也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的口味,所以除了裹鲜肉粽,也会将赤豆、蜜枣等作为馅料裹成甜馅粽,甚至还曾见到有的人家自创的新做法,包入了新腌的嫩笋,倒也别具风味。乡人不仅手巧还细心,对所包的粽子会做好记认,比如甜馅的粽子,裹着的

苇叶要留出一片尾巴,不去剪掉。又或者,家里宝贝孙子不爱吃肥肉,就特意裹了几只精肉粽,两个两个地用稻柴连在一起,吃的时候也就方便认出了。

忙了一天,到了傍晚时分,开始煮粽子了。将粽子码放在灶头上的大锅里,放入齐平的水,灶膛里用柴火、树根等硬柴慢火炖煮。期间还要对粽子上下换位翻动,往锅里添水。夜深人静要去睡了,也不将锅里的粽子取出,任其“咕咚咕咚”地慢煮一夜。第二天早晨起来,厨房里飘散着诱人的浓浓粽香味。此时打开高锅盖,最能看出裹粽人的手艺高下来,裹得好的粽子依然完整紧实,手艺不过关的人裹的粽子,却要原形毕现了,往往四个角上裂开了,甚至完全松散走形了。这样的粽子因为浸润了过多的水分,如熬粥一般烂糟糟的,口感就差了。那些完整紧实的粽子剥开来透着苇叶特有的清香,米粒粘糯软糯,馅料酥烂脱骨,里面的五花肉只消抵到舌头就能化开,软滑酥香、肥而不腻,满足感从舌尖盈润口腔,一直要延伸到喉咙、胃里了。

乡间人家热情淳朴,隔壁邻舍间往来热络,有了好东西喜欢互相分享,谁家裹了粽子,总要拎几个分给左邻右舍。于是在这端午前后的日子里,家家都有多种口味的粽子可以品尝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